

16世纪以来的 景观与历史

Landscape and History since 1500

[英] 伊恩·D·怀特 著
王思思 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6 世纪以来的景观与历史

Landscape and History since 1500

[英] 伊恩 · D · 怀特 著
王思思 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10-511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6世纪以来的景观与历史 / [英] 怀特著，王思思译。—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
ISBN 978-7-112-13287-4

I. ①16… II. ①怀…②王… III. ①景观-历史-世界-16世纪
IV. ①P901-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09133号

LANDSCAPE AND HISTORY SINCE 1500 by Ian D. Whyte was first published by
Reaktion Books, London 2002.
© Ian D. Whyte, 2002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s.

Reprinted in Chinese by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1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本书由英国 Reaktion Books Ltd 授权我社翻译出版

责任编辑：段 宁

责任设计：董建平

责任校对：王雪竹 姜小莲

16世纪以来的景观与历史

Landscape and History since 1500

[英]伊恩·D·怀特 著

王思思 译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嘉泰利德公司制版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8 1/2 字数：220 千字

2011年9月第一版 2011年9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32.00 元

ISBN 978-7-112-13287-4

（20710）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目 录

第一章 景观与历史	1
第二章 早期的现代景观	21
第三章 启蒙运动, 如画景观和浪漫景观	68
第四章 工业景观和帝国景观	128
第五章 现代景观和后现代景观	176
各章参考书目	237
参考书目	259
摄影致谢	275
译后记	276

第一章

景观与历史

景观是重要的，因为它们是一种最持久的联系（即物质环境和人类社会之间关系）的产物。¹ 景观是人类在与其周围世界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所创造的。所以，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景观都是一种人类社会的产物，但为了正确地理解景观，人们需要在各自的自然和文化历史背景下看待景观。景观是人们态度及行动的结果，因此在欣赏它们时思想意识是十分重要的。对景观历史的分析是建立在其视觉特征的基础上的，但这种特征是在某种思想意识背景下创建和毁灭的，所以为了全面地理解景观，需要对其思想意识背景进行了解。² 对于个人而言，景观可能是真实的、鲜活存在的，或是遥远的、半幻想的。景观也可能是熟悉的、舒适的，充满异国情调的或者是没有吸引力的，有价值的或刺激的。景观是时间变化的产物，而且往往是几千年时间变化的产物。有时，这些变化很缓慢、很细微，而在其他时间，这些变化却很快速、很显著。景观围绕在我们周围，并通过物质的或精神的方式与我们朝夕相处、相互影响，景观构成了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宏大背景。³ 本书认为，尽管在过去五百年里，景观的时空变化速度有所不同，但景观的变化是永恒的。由于景观历史悠久，所以景观包含着现在和过去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且它在不同尺度上，赋予了个人、地方、区域和国家以身份感和认同感。景观是多层次的，它们构成了一种记忆载体，记载了

人类在地球表面上连续不断的各个阶段的活动历史。景观是重写本 (palimpsests)，它们让人们想起不同的社会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且强调相互作用的改变，无论是古代的还是近代的。

由于人们对景观的本质尚有争议，所以对景观的看法就存在巨大差异⁴，这使得景观成为“一个令人高度紧张的概念”⁵。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人们的经验发生改变，人们的看法和解释都发生了改变，因此人们对景观的态度也已发生显著变化。今天，那些由于审美或者环境原因被人们重视的，以及那些可能被认真管理的景观，大部分并不是人们有意创造出来的，只不过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经济活动、政治格局等都在景观的形成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不同类型的景观，其价值不是恒久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的，并且在任何一个时期，同样的景观对不同的人来说，其价值可能都是不同的。

景观是在人们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下产生的，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方式不仅取决于时间、空间和历史背景，而且取决于年龄、性别、社会经济地位、种族和其他变量。在同一个社会中，不同的社会群体对景观的看法是有争议的。在约翰·克莱尔 (John Clare, 1793 ~ 1864 年) 的诗歌中，反对圈地的情感揭示了地主精英和普通农民对于景观看法的矛盾与对立。在个人层面上，这些情感也突显了诗人克莱尔内心的冲突：他鄙视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劳动者，反过来这些人又看不起受过教育的他；他描绘了由拥有土地的社会精英圈地所制造的不公正，但他也被迫采用这个社会精英阶层的文学形式和惯例来表达他的抵抗情绪。⁶ 不同社会、文化和种族背景的群体都可以对景观提出质疑，例如北美印第安人、澳大利亚土著人与欧洲移民看法的不同。现实中一个对景观有争议的最好实例是英国巨石阵及其周边地区。在那里，考古学家、普通游客、德鲁伊

教人士 (Druids)、新时代的游客、英国遗产 (English Heritage) 和国家信托机构 (the National Trust)，都有着各自的关于该地区景观应如何保存、管理和利用的想法。⁷

但是，景观不仅仅是一种自然和人造景物的特定组合，任何一个景观，不仅包括我们眼前见到的物体，而且包括那些我们心中的想法。⁸ 感知领域的专家认为，人们不能简单地通过详细列举其各个组成部分来定义景观。即使在同一文化背景下，一个人感知的景观与另一个人感知的景观也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有他或她自己的个性和文化上的观点，都会凭借自己的个性和文化观点来过滤并加工信息，景观给人一种什么样的印象就像是在做选择题，人们的这种看法既可能接近实际也可能包含重大误解。⁹ D·W·迈尼希 (D. W. Meinig) 提出，十个人可能用十种不同的方式来描述同一个景观，这十种方式分别代表：自然（人类活动微不足道）、栖息地（人类对自然的调整适应）、人工制品（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系统（社会和环境之间相互作用过程的科学观）、问题（人们通过社会行动能解决的问题）、财富（财产）、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或社会哲学）、历史（历史年代）、地点（地域的可识别性）和审美（地方的美学质量）。¹⁰

因此，对景观的解释取决于个人的价值观和态度：一个资本家可以从经济的视角来诠释一个景观，一个艺术家可以从审美的角度来诠释一个景观，一个科学家可以从生态的方面来诠释一个景观。不同人群对景观的印象也各不相同，这些人群包括独立的观察者、“局外人” (outsiders)，以及在景观内居住、工作的、每天与景观打交道的“局内人” (insiders)。对于局外人来说，景观是新鲜的，而对局内人来说，景观只是日常生活、工作和社会交往的必要组成部分。了解人们对于地方的看法是很重要的，因为人们如何看待周

边环境就决定了他们如何与之发生作用。因此，对于景观感知的考虑并不是纯粹的学术研究，它在实践中也十分重要。¹¹ 决策者将根据他们对环境的感知来决定如何管理特定的景观，而不是根据这个景观的实际情况。¹² 文化因素在景观感知方面占有相当大的权重。

每个人对景观都有个人的态度，但也有更广泛的共识。人们对景观维度的空间差异所持有的一些有影响力的看法，是古老而根深蒂固的。例如，现代英格兰地区的南北划分可以追溯到13世纪早期，约翰国王和贵族之间的分裂。¹³ 这种在景观以及社会方面的分裂，导致了19世纪英国在工业化方面的崛起，此时的南北，正如盖斯凯尔女士（Mrs. Gaskell）在她1855年的小说《北方与南方》（*North and South*）中所描述的：北方与南方有着截然不同的心理状态和对比鲜明的景观与社会形态。¹⁴

虽然对景观的一些看法可以是持久的，但对于景观类型的流行偏好，及景观的判断标准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的。在现代社会，人们很难体验到没有被图像所影响的景观。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由黑白照片引起的期望有可能被现实所超越，但今天，彩色照片、电影、电视纪录片和许多旅游手册，提供了更高品质的图像，这些图像给人们的视觉感受可能比它们描绘的地方更加“真实”。景观偏好也反映了国与国之间的不同。据称，美国对荒野（wilderness）有强烈的偏好，远远高于受文化影响的风景。与此相反，英国偏好于整洁、平淡的乡村景观，这种偏好与历史有着明确的联系。但是，必须谨慎地对待这样的一般性概括。大卫·洛温塔尔（David Lowenthal）和休王子（Hugh Prince）就认为，由于强烈的社会阶层的差别，这样概括整个英国对于景观的态度是靠不住的。¹⁵

许多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人们对景观的看法和偏向，使得现代景观的偏好已经成型。在过去，人们就有各种不同的景观偏好，在

今天，各不相同的国家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人们也有各种不同的景观偏好，并可能继续改变未来的景观偏好。然而，人们的景观感知是有连续性的。1778年，托马斯·韦斯特（Thomas West）首次出版了《湖区指南》（*Guide to the Lake District*），书中所提到的大部分驻足点或观景点，今天仍然被认为是有吸引力的。另一方面，彼得·霍华德（Peter Howard）通过对1768年以来英国皇家科学院展出的图片主题进行分析，研究了景观偏好的改变。他的研究揭示了在景观偏好方面一些比较显著而快速的变化。¹⁶例如，高原沼泽地（如奔宁山脉和达特穆尔高原）的吸引力，在19世纪末才开始显露头角，正是那时候，它对于未来国家公园的地点选择发挥了强大的影响力。¹⁷

当代社会关注的全球环境变化，诸如气候变化、热带雨林砍伐、荒漠化和海平面上升等，都与景观密切相关。对于景观来说，在不同的空间尺度和速度上进行变化可能是一种正常状态，而不是稳定的状态。¹⁸随着时间的推移，科技进步的加快，社会的日益复杂和人口的增加，景观的变化速度大大加快。景观变化的速度和程度，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测量的，例如，17世纪的荷兰填海工程和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议会的圈地，但相对于这些大的变革来说，历史长河中那些小规模的、频繁的变化却更加难以测量。¹⁹

近几十年来，欧洲的规划师和学者对历史景观的分类和评价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他们将景观的审美、生态、遗产和游憩价值作为制定保护和管理政策的一部分。这不仅表现在划定具有特殊价值的地区以防止不恰当的开发上，如设立世界遗址和国家公园，而且表现在更加广泛的、对于乡村地区的辩论中，例如风力农场的选址，以及居住、商业、工业用地的布局问题。此外，关于景观对农业的影响问题，也有关注的趋势。在欧盟范围内，价格支持和赠款

鼓励制度破坏了景观特色，例如，低地地区的树篱、湿地和古树林遭受了破坏，而在英国高地，石楠高原等栖息地已经消失，并且这种侵蚀还在蔓延。在英国，丘陵农产品市场的崩溃，以及 2001 年口蹄疫爆发所产生的影响，扩大了辩论的范围——这些地区农业的保留是出于景观管理和维持农村社区活力的需要，而不是出于经济原因。现在欧盟的农业政策更关注农村景观的保护和可持续管理，在不久的将来，欧盟农业政策的变化，很可能对英国和欧洲景观的连续性和变化产生重要影响。

景观的研究方法

从古至今，一系列理论加深了我们对景观的性质和空间变化方面的认识。我们对景观的敏感性，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欧洲文艺复兴以来近几百年来的发展成果。因此，这本书以欧洲为中心，探究在过去 5 个世纪中，欧洲景观和历史之间的复杂关系。本书侧重于英国，但也更广泛地汲取了欧洲、美洲、殖民地和帝国的景观。本书的主要地域，从英伦三岛开始，然后向外扩展。书中的内容也反映了作者自身的背景、经验和研究兴趣。必须强调的是，欧洲看待景观的观点和西方景观美学，不是唯一的，但在历史上，这些观点一直是非常重要和有影响力的。²⁰ 这本书采用跨学科的方法，汲取了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史、环境史、艺术史、历史地理学、考古学和规划学的素材，但本书植根于景观历史学、历史地理学和文化地理学。本书的重点是乡村景观。不断增长的城镇、城市和城镇体系对于乡村的影响力不能被忽略。但城镇景观是最复杂的文化景观，值得自成体系，所以本书并未过多涉及。本书采用了广泛使用的按时间顺序组织的方法。每章回顾一系列主题，包括景观的客观方面

和主观方面。这些主题包括英国、欧洲和更大范围内的景观变化，各国之间的历史趋势和景观发展趋势，特别是文化、人口、经济、环境和政治变化对景观的影响，以及观念的改变对景观描述的影响，也包括艺术、制图学和文学对景观的描写。

在中世纪，“景观”这个词指的是一个领主及其拥有的地区，或者居住着特定人群的地区。“景观”这一术语的现代应用可追溯到16世纪，当时意大利和荷兰的画家开始用它来作为风景的代表。“景观”这个术语包含了令人困惑的、多种多样的定义。²¹ 它经常不准确和含糊，具有多层次的含义。景观一直被视为一个有用的概念，因为它既有相对固定的内涵又不乏自由灵活，它包罗万象而内涵难以捉摸。²² 景观经常被看做是自然和人类现象的综合体，它可以被通过客观和经验的方式加以研究、分类、分析和图示。虽然风景被认为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作出审美反应的事物，但景观却是让受过训练的眼睛去研究的对象。我们还需要透过表面的意义和解释，通过景观图解法（iconography，这一名词来自艺术史）的研究，探究更深层次的含义。²³

通过研究景观史，研究景观是如何随着时间改变的，研究景观与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使得景观成为沟通艺术与科学之间鸿沟的桥梁。其结果是，这种研究已经分散于若干学科，涉及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和艺术学等，同时各学科也采用了一系列的研究方法。近年来，关于景观变化和人类影响环境的本质的研究，也一直是新兴的环境历史学的中心议题。景观的研究方法，涵盖了景观的历史与发展（通过对考古学、景观历史学和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景观感知的变化，以及通过文化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研究过去的景观与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变革和社会结构之间的联系。在地理学范围内，通过后现代主义的研究方法，通过媒体，如制图、

艺术和文学等方法对景观的研究，已经导致人们对过去的景观进行了重新评估。²⁴

关于景观和历史之间的关系，通常都会认为后者影响前者。景观历史学和考古学一直关心的是，在不同的尺度上，社会改变景观的方法，其范围从个人决策到国家和帝国的政策。在这种方法中，人们将景观作为客观的、实证研究的对象。景观也被认为是一个表面的现象，是潜在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影响的一种表达方式，是由社会自身的深层结构所控制的，是由诸如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所控制的。然而，景观和历史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殊途同归的。景观也可以影响历史，特别是通过人们对它们的感知、描述和反应的方式来影响历史。

在欧洲，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第1个10年，乡村景观的研究从聚落地理学（settlement geography）的研究中发展起来。²⁵在历史上，作为一个单独的研究分支，景观变化的研究，同时受到地理学和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影响。²⁶对西欧乡村景观的早期研究倾向于静态的方法，因而忽略了景观演化的过程。早期作家的著作强调种族的重要性，如奥古斯特·梅茨恩（August Meitzen）的著作，着重描述了在中世纪早期的大迁移时代，种族划分对于聚落格局和农业结构产生的重要影响，这种影响直到19世纪依旧清晰可辨。最近，由于场地指向式研究（site-oriented studies）的局限性，考古学界日益对田野调查产生了更广泛的兴趣，因为田野调查能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提供有关人类活动的信息，而且这已经促使景观考古学新分支的诞生。在这种方法中，考古学上的景观在特定的时间内，以过去的外在形式（past surfaces）存在，这种外在形式受到前期特点和后来改变的影响。人类和环境过程可以使景观的外在形式隐藏、损毁和改变。一个时期的文化和自然过程塑造了景观的外

在形式，景观的外在形式又对后来的人类活动产生影响。所以，景观不仅仅是人类活动的被动产物，而且是一种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动态的、相互作用的元素。这就要求我们在理解任何特定时期的景观时，必须考虑景观形成和演变的前因后果。²⁷

客观的研究方法

景观研究的客观方法，致力于考量一段时间内，景观是如何受自然和人类的力量驱使而发生变化的。物理环境对文化景观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例如用于建造房屋和田野边界的传统建筑材料的性质，这类研究被称为“结构和风景的方式”(structure and scenery approach)²⁸，在这方面，A·E·特鲁曼(A. E. Trueman)作了很好的例证。²⁹在约克郡山谷的局部地区，威廉·米德(William Mead)在很小的尺度上强调了田野边界和地质结构之间的密切关系。³⁰在英国，已经建立了一支非常强调实验的景观历史与考古学派，有时，人们似乎忘记了正在被研究的景观是人类活动的产物。³¹人们常常通过人口数量、田野的空间布局和聚落格局的组织形态的影响，将景观的创造过程进行间接的、抽象的可视化，而不是将景观作为真正的人类活动的产物。³²在像英国以及大部分西欧国家这样“古老”的国家里，很少有单一时期形成的景观，几乎所有的景观都是多时期的、多功能的。即使像18世纪的庭园和议会圈地这样在很短时间内人为规划和建造的景观，也受到了先前文化景观因素的影响，同时也承受了后期的改变。³³

在英国，这样研究景观的方法一直与历史学家W·G·霍斯金斯(W. G. Hoskins)有特别的关联。霍斯金斯关于景观的论述，都是根据从田野调查、地图和文献资料的数据中得出的。这样的论

述都可以得到验证，但与此同时，他的工作没有保持完全客观，并具有明显的偏好和偏见。霍斯金斯的英国景观论反映了他自己的利益和偏见——他支持早期现代景观，反对工业革命所产生的影响。后现代主义对景观的解释，强调景观是具有多重含义的文本。霍斯金斯最著名的著作《英国景观的塑造》（*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Landscape*, 1955 年）³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霍斯金斯的英国景观论的体现，是一个人特殊的观点；他的观点更像是在层层叠叠的文本上加上另外一层，而不是像重写本那样具有单一的、“真实的”含义。³⁵ 霍斯金斯的英国景观论是令人回味、极富看点的，但也是保守的，并具有强烈的反现代主义的倾向。³⁶ 他评论说，“自从 19 世纪的最后几年以来……特别是 1914 年以来，英国景观发生的每一个简单变化，要么是在丑化景观，要么是在摧毁它的意义，或者是既丑化它，又在摧毁它的意义”，“林肯郡和萨福克……其形状就像被原子轰炸机日复一日轰炸后一样惨不忍睹，在康斯特布尔和盖恩斯伯勒的天空上留下了一条轨迹”³⁷，这样的论述几乎无法保证客观性。不过，霍斯金斯的方法对于景观研究来说仍然是有影响力的，特别是在美国。³⁸

在英国历史地理领域，采用传统的客观方法研究景观，对历史地理学家们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像地理学家 H · C · 达尔比（H. C. Darby）教授，就陷入寻找在特定时期景观的静态横截面和景观随着时间发生的改变，最引人注目的是达尔比对于《英格兰土地志》（*Domesday Book*）时期英国景观的研究。³⁹ 这些研究方法致力于从历史资料中提取相应的地图信息，同时对这些资料进行严谨的学术批判。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初，在地理学界发生的计量革命也影响了考古学的景观研究方法，在研究中加入了空间模型来解释过去的景观格局，并在研究中引入了数据分析统计技术。⁴⁰

在美国，由地理学家进行的景观研究深受伯克利学派，特别是卡尔·绍尔（Carl Sauer）的影响，他引进了德国地理学的观点。绍尔的文化地理学研究致力于景观的视觉形式，如农场和田地的空间格局。在朴素唯物主义者看来，文化景观的形式是人类试图满足其基本需要的活动的结果。文化被简单地认为是某个特定的人群所共享的一整套惯例，并被沿袭和传承给下一代。评论者认为这种解释是文化决定论的，因为这种解释显然忽略了创造景观视觉特色中的人的意识形态，同时，景观文化不仅是一个在特定环境和技术框架内生存竞争的结果。在这一学派的近期著作中，在继续强调创建景观时生存竞争的重要性的同时，还强调了文化的重要性，如通过不同人群互相学习和传承的各种信念、价值观、行为模式以及技术。⁴¹

人们通常在一个规模相对较小的范围，在局部或区域的范围，研究景观的历史，这种研究通常集中在纯农业领域、农田系统或聚落，而不是更广泛的乡村景观。大部分的这类工作在时间和地点上都是非常具体的，这种研究缺乏对更广泛的时间和空间的趋势、话题以及问题的关注。⁴² 很少有学者试图对特定区域在整个时间周期内的景观变化进行研究，比如将时间范围扩展到史前和历史阶段。⁴³ 由于所使用的数据性质方面的原因，大量的历史环境研究也局限在特定地域。但是，历史地理学具有能看到“大画面”的能力，具有在大陆和全球尺度上观察其变化趋势的能力，就像迈克尔·威廉姆斯（Michael Williams）对北美森林所开展的研究那样。⁴⁴

主观的研究方法

近年来，人们开始以不那么具体、可见的方式，和更加主观的方式看待景观。⁴⁵ 与客观研究方法不同，另一类研究景观的方法强

调景观的象征性，而不是强调景观作为人工品在物理和结构方面的特性。⁴⁶ 根据这个观点，景观是人类主观经验所间接反映的外部世界。景观不仅是我们看到的世界，而且本身就是外部世界的构造物。由此，景观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的产物；景观具有自身的技术和结构形式，是人们的看待方式在土地上的投影；景观是一种限制性的凝视，减少了体验人与自然关系的其他方式。景观不仅仅是简单地“矗立”在地表上，而且是在复杂变量的联系中由社会所建造的，这些变量包括种族、阶层和性别。景观是由文化决定的，不仅因为景观是人类决策的产物，而且因为人们是根据自己的文化和历史条件来理解、感知景观的。⁴⁷ 所以这类主观的研究方法关注如何感知、解释和表示景观。以旁观者的身份来阅读景观是具有偶然性的，它包含了观察者个人的观点和文化背景。⁴⁸ 一些小说家，如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和沃尔特·斯科特（Walter Scott），他们描述某一地方的早期人文主义作品就属于这一类。⁴⁹ 有人认为，景观的观察不能缺少媒介。从文化的角度来说，所有景观的表现和欣赏都具有特定的文化背景和审美习俗。这种对于景观的看法已经成为近代文化地理学的显著特征。

霍斯金斯建议，我们应该将景观作为一个文本，但近期在诠释景观时，人们将景观看做是具有多层含义的、可以用各种不同方式研究、同时具有多种合理解释的文本。⁵⁰ 如果景观是根据根深蒂固的文化架构来解释的文本，那么景观可能会在阅读者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向阅读者灌输一整套概念，告诉他们社会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像西蒙·沙玛（Simon Schama）建议的那样，景观在被想象成由木头、水、石头建造起来的建筑物之前，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文化。⁵¹ 景观历史学家在研究森林时，可能从物种构成和过去的管理体系的角度去研究，并且关注历史上人类活动的证据，而文

化地理学家重点关注的可能是人类对森林的反应与关系所体现的不同社会意义。森林可以被视为天堂般的、与灵魂有关的或是神话的景观，也可以被视为能够吸收大气中二氧化碳、生态友好的景观，森林也可以是具有强烈性别特征的，如森林引起女性的恐惧，而适合男性开展活动。⁵²因此，在人类社会中，景观可能一代又一代地传递着信息和惯例，而且这不仅仅发生在文字产生之前的时代。

在整个 20 世纪，景观研究的主观方法经历了许多转变。其中一种转变与现代主义有关。这种方式试图通过景观绘画的历史来了解景观的历史。另一种转变与后现代主义密切相关。这种方法不再以绘画为中心，而转向符号学和解释学的方法。符号学研究关注的是符号产生和被赋予内涵的方式，与此同时，解释学关注的是解释和内涵的研究，并且把景观当作心理的或意识形态的象征。

由文化引发的对景观的反应是如何发展的？是通过文化背景还是通过对更基本的人类需求的反应来发展的？对此，杰伊·阿普尔顿（Jay Appleton）曾主张，我们对景观的反应，无意中反映了早期狩猎保留社会评价领土的方法。⁵³能够观察周边环境，同时能够隐藏自己，这对于形成人的安全感十分重要。一个既能让人瞭望，又能提供庇护的景观，是某些埋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古老生存需求。阿普尔顿认为，一旦基本生存需求的重要性已经消失，就会自然地转化为对景观的审美。关于现代人的理想景观的研究显示，现代人对于具有零星树木、树丛和开阔草地景色的稀树草原（savannah/parkland）景观具有明显的偏好。这类景观由艺术家克罗德·洛林（Claude Lorrain）描绘，并由“万能的布朗”（Capability Brown）建造。这类景观设计之所以成功，可以解释为不论是出于偶然还是其他原因，这类艺术家和造园家的作品符合了现代人潜意识里的理想景观类型。另一方面，这种情形可以说是无意识的文化